

时间碎片

书的命运

●侯修圃

图书的命运，主要指图书的保存和传承问题，此问题不啻涉及藏书人的心血问题，弄不好会伤害了读书人的心，至于能否伤及后一代也难说。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报道，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一生喜欢读书和藏书，当然他收藏的不是古籍，也不是孤本或善本，主要是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作品。他的藏书量也不太多，五六千册的样子。他想到百年之后，这些书籍如何处理。他首先想到传给儿孙，令他失望的是儿孙不喜欢，怕当废纸处理了。他看到报纸上有消息说，作家叶永烈先生把自己收藏的书籍和作品手稿捐赠上海图书馆，上图给叶永烈先生专门设立了陈列室。这事启发了他，他到一家图书馆联系，图书馆方面说，你不是名人，你收藏的书价值不大，被婉言谢绝。如此一来，图书成了老先生的“鸡肋”。这个问题是个有趣的问题，即使是名人，如果家里人不喜欢，也难逃藏书流失的命运。

前些年，有一位诗人朋友，名气不很大但也不小，他55岁仙逝后，毕生的藏书和诗集被卖给了废品店，有人在李村集上购买到他散失的书籍。一位名气不大不小的诗人，藏书和作品集竟流落地摊，不仅是这位诗人始料不及的，也使诸多读书人寒心和遗憾。这不仅是诗人的悲哀，

更是文化传承的悲哀。图书一直是读书人的宝贝，也是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成果，即所谓著书立说，文化传承。这些成果更有作者的艰辛和血泪，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有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的不幸遭遇和个人的发愤，无疑给人类留下了一笔财富，后人理应尊重，不爱惜图书连自己都对不住，别说对不起先贤了。同样，一部《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谓用泪和血写成的。

古代印刷术，读书人往往将典籍抄写几部分存于深山或古刹，被后人发现之后，印刻成书，流传下来，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如今存书不需放在深山古刹之中，问题是解决民间藏书的留传，这是一个老课题也是新课题。现在存书主要靠图书馆，图书馆自然有责任接收民间藏书，名人也好，非名人也罢，一律收纳。这样一来，工作人员自然要费一些工夫，做一些去杂存真的工作。如此行为，一是给藏书人以慰藉装点，二是有利文化传承，三是有利于教育和影响后代，此等美事，何乐而不为呢？

世间繁华

神奇的惠山泥人

●张世桐

地处苏南的无锡，市内有两座山，一名锡山，一名惠山。说是两座山，其实不过是突出于这片丘陵地带的两块高地而已。由于两山毗邻，又地处市区，山头之上郁郁葱葱，加之历年的修整装点，精雕细琢，便逐渐成为苏南一带颇有名气的市内山头公园“锡惠公园”，惠山泥人，得名自其中的惠山。

然而，惠山泥人的名气，却又比惠山大得多，甚至只知道惠山泥人，不知道泥人的故乡无锡也不足为怪。至于惠山泥人的历史究竟要追溯到什么年代，我未曾深究，不敢妄言。然而，艺人们那种巧夺天工，匠心独运，化泥土为神奇的造型技法，以及出自他们之手的一件件栩栩如生，娇憨百态，精灵古怪，鲜活可爱的泥塑精品，实在是让人无法不对这门艺术爱不释手，惊叹叫绝。

无锡的惠山泥人，就像盛开不败的繁花，源自民间，绽放于民间。走在无锡的老街小巷，随处可见简朴的店面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泥人。这些泥人都是店主自己制作的。如果你走近这些小店，主人一面和顾客搭着话，一面还在忙着为手中的泥人整形着色。据说，这些人家的小孩子放学以后，要先用小手捏上几个泥人，大人才放他们到外面玩

耍。这算是他们的一项家庭作业，又算是帮大人干家务。我想，这对于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自幼体味生活的不易，以至于陶冶孩子们的情操，都不无益处。当然，接下来对这些半成品的再加工，都是大人们的事了。

陈放在我书架里、案头上的各色泥人，无论是京剧脸谱，还是传统“阿福”，件件都活灵活现，光彩夺目。那套《西游记》人物，虽单个体量仅有蚕豆大小，但以形传神，静中有动，令人叹为观止。去年，我又带回一套总共百余个《红楼梦》人物，有序地摆放在精致的小木匣内。每每打开观赏，那扑鼻的泥土的芳香，令我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人物造型和书中的文字刻画两相对照，竟是那样的贴切，那样的惟妙惟肖。我想，眼前这组惠山泥人，不但是对《红楼梦》的艺术再创作，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生动诠释。

每游无锡，我必带回一些各色惠山泥人。这些泥人，多是在当地小作坊里买到的。如果有一天你也流连在无锡的老街小巷，驻足在一家小店门前，眼见一团泥巴不一会就变成了鲜活的泥人时，你定会想，那位戴着老花镜，一边伏案雕琢着手中的泥人，一边友善地与你搭话的老先生，大概就是一位大隐隐于市的泥塑传人。

心灵花园

歌词里的爱情

●张瑜

歌手戴佩妮在经典歌曲《怎样》里，有一段女生的自问自答：“如果，我们现在在一起会怎样？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这里的关键词有两个：隐瞒和结束。爱情里，隐瞒是结束的征兆，结束是隐瞒的结果。这个道理，在闺蜜百合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百合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爱人在银行工作。热爱阅读的百合办了一个女子读书会，我通过读书活动与她相识，又因为脾性相投，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读书会一季一次，暮春、仲夏、深秋、凛冬，走过四季，以书会友。百合是我身边少有的，既有浪漫理想又能付诸实践，文艺气质和办事能力无缝对接的女性。

前段时间，百合约我茶叙，刚刚坐下，人就红了眼圈。原来是丈夫提出分手且态度决绝。虽然事先已有端倪，但真的事到临头还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从她支离无序的诉说中终于拼凑出一些细节：在她热衷组织读书会的时候，没有察觉年届不惑的丈夫，因为难以承受数据管理工作必需的高强度加班模式和知识更新迭代，被职场后浪拍在了沙滩上，不得已离开核心岗位；家中老人突发心梗急救，她又恰好参加学校组织的假期采风活动没能床前尽孝，事后的补救慰藉却被亲戚闲话；小叔子理财踩雷，丈夫拿出私房钱贴补，直到现在百合也不明白以她对金钱的大方态度，为何丈夫没有事先和她商量。种种大事琐事，夫妻间都没有第一时间互通消息，更谈不上互相开导，出谋划策。开始的时候还是出于自尊心不愿启齿，再后来就是隔阂渐深疏于交流，最终演变成张国荣在《侧面》里描述的“夜晚会面，白

天道别的”陌路关系。

隐瞒和沉默像冰山，露出海面的只是一角，在浑然不知或者刻意无视间，海底下的巨大冰体已经在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中日积月累，终究对婚姻的航船造成无可补救的伤害。

百合对婚姻生活的认知也许过于理想化了，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记得几次去她家吃饭，都是她爱人掌勺。百合在婚姻里缺少改变和成长，十几年如一日，更多的是心安理得地享受，难得用心经营和付出，甚至不曾用一顿亲自下厨的可口饭菜留人留心。苏芮在《牵手》里唱“也许牵了手的手，今生还要更忙碌”，患难与共未必携手终老，但心存芥蒂却一定不能相伴白头。

所以，在张学友的《她来听我的演唱会》里，真正陪伴着爱听演唱会的“她”走进婚姻养育子女的，不是“半年积蓄买了门票一对”的少年恋人，也不是“二十岁的恋爱风光明媚”的花心男友，而是虽然在现场“渐渐入睡”，但毕竟是和她一起去听演唱会的男人。四十岁还来听演唱会的女性美则美矣，但旁边有爱人和孩子相伴，才是兼得了圆满幸福和风花雪月。

结束时是什么样子的？《怎样》的歌词里还有后半句：“像结束时那样，明知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这一定是真的要结束了，对方已经无心恋战，为尽早离开宁可承认根本不存在的错误，不给对方诉说和辩解的机会。所以，也许老祖宗说得是对的，“床头吵架床尾和”才是夫妻相处的正常状态。生活嘛，就该演绎成锅碗瓢盆交响曲，叮当作响，活色生香。

秋夜露营

●姜蕙真

追逐着绿野仙踪
听秋声奏鸣
白露轻盈的夜
青纱帐
星空 苍穹
为我搭起
心灵的帐篷
驱散酷暑的燥热
来一次恣意的露营

皓月当空
掬一捧牛乳的晶莹
濯洗
混沌的视听
撸一串柳枝上的赭色音符
向着轻薄的夜幕 抛洒
很轻很轻

草坪音乐会上
闪烁着五彩霓虹
蛐蛐 蝈蝈 不知名的秋虫
奏响锣鼓 丝竹 钟磬
挥舞着看不见的指挥棒
唤起万物激情的和声

这个乐队
正是当季的网红
你听
田野的澎湃
山谷的汹涌
喝喝私语
和滚滚雷霆

草茉莉送来醉人的香风
我深陷这灵魂的酩酊
偌大的音乐会现场
只我一个听众
恰似漫漫人生旅途
平静 喧闹
欢愉 感动
任我纵横

闪电 裂破云的罩衫

●隋同玄

太阳拼尽最后的力量，
撕开浓厚的乌云，
把晚霞的金光，
瀑布般地倾泄在大海的天际线上。

天际线上，
漂荡着一叶古老的渔船，
没有桅帆。
仿佛是海明威的老手，
正在摇着《老人与海》的船橹，
吼着低沉的号子，
奋力驶出暴雨的幕帘。

刹那间，
一道闪电裂破云的罩衫，
再一次把万里星空还给世间，
还给那些还喜欢阅读文学的人们，
青年、少年、老年、中年……

霁月光如练。
如练白绢般的月光，
牵引着冲出暴风雨的船儿，
悠然地驶进宁静的港湾。